

·读书札丛·

山主与《观音偈赞》

王清珍 白化文

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·子部·释家类》和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子部·释家类》均著录：“观音偈一卷邨山偈一卷，山主和尚作，刘公居士传述”。版本项下，二书均著录作“金刻本 一册 十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”。《自庄严堪善本书目》著录同，并注明：“内阁大库旧藏”。

李国庆编著《弢翁藏书年谱》^①载，周叔弢先生1930年自北京琉璃厂书估王晋卿处购得此书，解放后捐赠国家图书馆。其长子周太初（一良）先生首次为文介绍，载于解放前出版的《民国日报·图书周刊》第87期，后收入《周一良集》第三卷，文题为：“跋《观音偈赞》”。

周太初（一良）先生于文章起首即明确指出：“这是一册金元之际佛教通俗文学作品。题为《观音偈赞》，而实际包括三个部分——邨山偈、观音偈与菩提偈。”并描述：“序文二叶，本文二十二叶。每半叶十行，行十六字。”继而指出：“序文题作‘智德述’……似是专为《观音偈》而作的序。”“《邨山偈》后面有‘王子寺居士刘述’七个字。”周先生并结合原序文，导出“由此推测，大约原是‘山主和尚’所作，‘刘公居士’传述”的结论。

唐圭璋先生编《全金元词》之“金词”部分，列入“山主”词作“临江仙”^②，全录“观音偈”“邨山偈”中所载，顺序同此书。小注中有云“以上六首‘邨山偈’”、“以上六首‘观音偈’”、“以上十二首‘菩提偈’”，计二十四首。唐先生书中对所收其他作者多有介绍，却对“山主”生平未有介绍。引用书目中载有：“《观音赞》，金刘智述。金刊本。”又载有：“《全金词》，孙德谦编。南京图书馆藏稿本。”或径自孙氏稿本过录，亦未可知。因为，只有“智德”“述”的“观音偈赞”的序，“刘公居士”是序文中提到的“安祖师之法孙”、“山主和尚之嫡嗣”，不是写序文的智德。我们怀疑，孙氏稿本或过录者误把智德当作刘公，又丢掉一个“德”字，拼凑出“刘智”一名。我们还大胆怀疑，“智德”可能是一位僧人，不是居士，但无确据。不过，智德与刘公居士是两个人，证以序文

①黄山书社，2000年。

②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158-162页。

中所述,当是确凿无疑的了。此外,此书序文明明白白地把书名(或说是总的书名)写作“观音偈赞”,而不是“观音偈”,这也是周先生点明了的。

经笔者多方勾勒,知“山主和尚”即金国释教亨禅师。其事迹略见于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二〇、《五灯会元续略》卷四、《大明高僧传》卷五、《新续高僧传四集》卷一六。诸书记载大抵相同。《佛祖历代通载》明确记述,其根据全出自立于嵩山之教亨墓塔碑铭。教亨(1150-1210),字虚明,任城(今山东济宁)王氏。先有汴京(今河南开封)慈济寺僧福安,来任城,山居有年。斋于邙山村时化去。托梦于人云,托生王家。王氏子幼时即有种种“再来人”之表现,时人称之为“安山主”(按:以对“福安”之尊称称之),载入邙山村碑记。教亨七岁落发,十三岁受大戒。一生主要在河南嵩山一带传教,曾受诏入主燕都庆寿寺,徒众万人。晚年在嵩山退隐。^①

周一良先生已指出,“智德述”“似是专为《观音偈》而作的序”。我们也推论,“智德”似为僧人法号,其生平尚未查出有何记载。“《邙山偈》后面尚有‘王子寺居士刘述’”题名。“王子寺”为唐代以还五台山名寺。据序文及此处题名,刘氏存姓佚名。

周一良先生又曾阐明两点。一点是,“题名为‘偈’,而与唐宋以前所出佛经偈、颂体制之用四、五或七、九言,比较整齐划一者,迥不相同,反而跟元明时代的散曲套数用几个不同的调子讲一件事者相类。”“完全由于时代潮流所趋,自然而然。”另一点是关于“侧吟”“平吟”“自东吟”“白语”等名词的含义,周氏指出,“侧吟”押仄声韵,“平吟”押平声韵,“白语”则“大约是预备述说,不预备吟咏或歌唱的”。并指出当与敦煌讲经文及《高僧传》中的相关词语对照。这些见解都很深刻,值得循之进一步发掘。

①此序原文的重要部分如下:“观音偈赞 序 智德 述

刘公居士者,中山人也。始自髫年习儒为业,及其辅(甫)冠,辄慕佛乘,礼王子寺山主和尚为师。侍仅十载余,日益玄奥。师资道合,秘要印之,即中山安祖师之法孙,山主和尚之嫡嗣也。师平日常以禅寂为务,久习那伽,入息也;曾蛛网挂于眉间,出息也。内外根尘脱落。或乃参徒请益,逢人即出,出不达(违?)人。凡有所训,不无意故。或偈或赞,短颂长篇。述古圣之缘由,咏警世之事迹。词中挺秀,何劳说向知音人;句中陈祥,览者唤回瞌睡汉……因请落迦真赞,更不囊藏。只于笔下露全身,便见南无观自在。……其犹钟扣以腾音,八难普资;有似空谷而传响,无刹不现。号“普光功德山王”。……爰有门人侯善清,再三求引,不揆摭实而述。如尘陪(培?)太华,弗增万仞之危;露入天池,岂益苍溟广润者哉!”

按,中山,当今河北省定州市辖境一带。法子在接受某一个大寺院“授记”(意为“预告”,特指传法,指定传法接班人的预告)为接续法统之人,法孙则是法子的法子。以居士而受传法,比较特殊,看来正因如此,才神乎其神,从“安祖师”算起。其实,福安和教亨并无法统关系,全仗“再来人”的传说才联系在一起的。

周先生是谨严的学者,对“自东吟”阙而不论。我们也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,即,日本僧人成寻的《参天台五台山记》中,“延久四年十一月十五日”条内,记有:

一十里过潞州界,入威胜军内县。过十里,入军内。从马铺过廿五里,至星轺驿。过驿,入敕广教禅院安下。寺僧等点茶。依兵士等事,未一点留宿。见寺讲经。道俗男女听闻辈百人许。讲师,佛左方前,向西,坐高坐(座)。女一人,佛右方前,平坐,向讲师诵颂。随讲师出声,次女付声,次诸僧同音诵。不知何事。讲后,诸僧来拜日本僧,道俗男女皆来拜。

据上述,则以佛殿座北朝南方向计,讲师在佛座前左方(东方),自东向西坐高座;一位女性在佛座前右方(西方),坐在平地。估计是面对讲师,即朝向东方。他们一唱一和地歌咏,估计唱的是经文、偈赞等。

按,自南北朝以下,佛寺法会以至“僧讲”(即只有高僧大德和地位高的居士参与的正式讲经)、俗讲,法师与都讲分据大小两座,东西相对或南北相对。东西相对者,常被引用的一段记录是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六中一条:

光宅寺法云于华林殿前登东向高座(引者按,即位西向东),为法师;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(引者按,即位东向西,从东方说话),为都讲。唱《大涅槃经·四相品》四分之一,陈“食肉者断大慈种”义。法云解释。舆驾亲御,地铺席,位于高座之北。僧尼二众各以次列坐。讲毕,耆阇寺道澄又登西向高座(引者按,即自东向西),唱此断肉之文,次唱所传之语。唱竟,又礼拜忏悔。

这里的讲师所据的方向,与上引成寻所述讲师方向相反。

我们大胆假设,“自东吟”指的是从东方向西吟诵,即担任“都讲”一类职务的僧人吟诵。成寻所见,大约是一种化俗讲经,只有一个高座,“都讲”还是一位女性,所以,位置有变动,属于变数。不过,并无确据,有待于进一步研究。

作者工作单位:王清珍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白化文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